

大小姐



侍女谋



时音◎著
SHIYIN
WORKS

皇家秘辛，宦海欲途

侯门深深

勾心斗角，机关算尽

杀机重重

千金娇女沦落为奴，不屈抗争

侍女逆天争命

相府弃女强势回归，属于我的

一定要拿回来

庶女有毒，侍女有刺

扑朔迷离的深宫内幕
云波诡谲的官场争斗

人气言情作家时音
倾情力作火热上市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侍女谋

时音◎著
SHIYIN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侍女谋 / 时音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059-8958-0

I. ①侍… II. ①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2959 号

侍女谋

作 者: 时 音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责任编辑: 胡 笏

封面设计: 刘红刚

复 审 人: 苏 晶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周 欣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5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43千字 印 张: 24.25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8958-0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相国弃女	一
第二章	食色性也	七
第三章	颠鸾倒凤	一三
第四章	如此忠心	二〇
第五章	绝世风姿	二六
第六章	顾此失彼	三三
第七章	曾经沧海	三九
第八章	借你用品	四五
第九章	丑人丑福	五一
第十章	又入狼窝	五七
第十一章	谢门公子	六三
第十二章	花灯乾坤	六九
第十三章	诗意谢郎	七五
第十四章	白莹之祸	八一
第十五章	夜半起火	八八
第十六章	销魂奇人	九四
第十七章	紫阳淡语	一〇〇
第十八章	恃宠而骄？	一〇六
第十九章	公子公子	一一二
第二十章	紫蝶求佛	一一八
第二十一章	侯爷大婚	一二四
第二十二章	横遭变故	一三〇
第二十三章	不再亏欠	一三六
第二十四章	两难自由	一四二
第二十五章	十里红绸	一四八
第二十六章	各怀鬼胎	一五三
第二十七章	赵氏遗孀	一五八
第二十八章	奇怪心思	一六三
第二十九章	莫失莫忘	一六七
第三十章	相思相负	一七二
第三十一章	浴火重生	一七八
第三十二章	真假小姐	一八四
第三十三章	似亲非亲	一九〇
第三十四章	凤凰与霜	一九五
第三十五章	好戏而已	二〇一
第三十六章	母女对峙	二〇七

第三十七章 相见，不见	二二三
第三十八章 冤家不解	二一八
第三十九章 雪天弃儿	二二四
第四十章 谢氏风流	二二九
第四十一章 巫蛊遗祸	二三七
第四十二章 收回聘礼	二四三
第四十三章 易园侍女	二五〇
第四十四章 美人公子	二五九
第四十五章 子夜画屏	二七二
第四十六章 意料之外	二七八
第四十七章 探花逼婚	二八六
第四十八章 兴师问罪	二九五
第四十九章 爹的心里	三〇二
第五十章 葵花楼馆	三〇八
第五十一章 大闹翠馆	三一四
第五十二章 北岳剑门	三二〇
第五十三章 面具佳人	三二四
第五十四章 选命一局	三二九

第五十五章 如是心痛	三三四
第五十六章 君子一诺	三三九
第五十七章 旧日伤疤	三四五
第五十八章 谁更强势	三五三
第五十九章 落架凤凰	三六二
第六十章 回归江南	三六八
番外·一 霜欢	三七九
番外·二 凤凰泣血	三八一

相国弃女

【第一章】

八月火辣的天，门口桂花香四溢飘荡，微黄的花叶贴在墙根，气味浓烈得让人屏息。

我臂上挎着篮子，篮子沉重，手臂都打弯了。刚迈进门内，一声喊叫就传过来：“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我被这声音刺得耳膜震动，抬头望过去，一个鬓发纷乱的女子，正被两个护院抓着手臂，她死命挣扎，衣服被扯乱了也不在乎。

我微微低下头，下意识就要从旁边走过去。那女子却直直地朝我奔过来，眼睛直勾勾的，张手就抱住了我。手中篮子险些掉下去，我吓得一身冷汗。

“救救我！他们要送我去辛小爷那儿，我不去！我不去啊！”一个劲的哭叫声，嗓子都嘶哑了，她微颤的身子，似乎已经吓坏了。

我其实也吓得不敢，看着她趴在我身上，我推也不是，走也不是。

那两个强壮的看家护院却没有手软，俩人凶神恶煞，上来拉住女子的肩膀，左右两边将她提起来，那动作凶狠又残忍。

女子可怜的样子，哆嗦如风中树叶。

我看不过去，也只能沉下眼睛。

其中一个护院扫了我一眼，似乎颌首道：“哟，原来是蝶姑娘，不好意思，这侍女不听话，刚才冲撞你了。”

我只有摇头：“不碍事。”抬眸看那女子的脸，有些眼熟，易园人来人往，我许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可能是西苑那边的人。可惜印象不深。

那女子还是向我伸手，似乎我是唯一救命稻草，眼神哀求又凄情：“紫蝶，你救救我！我伺候不了辛小爷啊！”

一个护院不等她说完，反身一个大耳刮子摔在她脸上，那张白瓷玉一样的脸颊，立刻就突出五个指印。“闭嘴！”

我愣了愣，想不到她竟能叫出我的名字。护院一脸阴沉的笑，目光若有深意地在我身上流连：“你一个侍女，伺候人是本分。你也学学蝶姑娘，看人家是怎么伺候的，怎么没见像你这样哭喊？”

这话委实刺耳，我垂眸，不语。

另一个护院看向我，也笑：“谁不知道蝶姑娘最守本分了，可不会管这些闲事。”

我笑了笑，不欲再纠缠，一手提起篮子：“我去给大夫人送首乌，两位大哥，你们忙去吧。”

两个护院一笑：“那是，不敢耽误蝶姑娘。”

我走过他们，提着篮子向前院走。

这样的事情，每个月都能撞见一两回，除了装聋作哑，其实什么也不能做。我走在路上，一边在脑中思索辛小爷是什么人。易园里，常常会来一些不好伺候的人，负责伺候这些人的侍女，往往也提起十二分小心。看刚才那个女子惧怕的样子，明显也不是个好伺候的主儿。

可惜，我这个“守本分”的蝶姑娘，也没把主子伺候好，我苦笑着拎着沉重的篮子。

到了大夫人的院门口，门口的两个护卫却拦住了我，道：“里面大夫人正在训斥一个婢女，蝶姑娘还是等等再进去。”

我愕然，耳边此时隐约听到哭声。从院子深处的房间内嚤嚤传出来，细若蚊蝇，却依稀可以听出是一个女子的哭声。我诧异，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到处有人哭。

现在叫我进去我也不敢了，大夫人脾气我是知道的，要是在气头上，再把火引到了我身上，我也担不起罪名。最近大夫人可谓肝火旺盛，三不五时就要叫人训话。

于是我就在门口站定，那一篮子首乌里还放了不少其他东西，拎了一路我手臂快要失去知觉，索性先放在台阶上，我晃着胳膊休息了片刻。

我想起刚才贾公子给我这篮子东西的时候，脸上那似笑非笑的神情。唉，在易

园中，一旦侍女拿着自己伺候的主子的东西给大夫人，通常只有一种结果，就是这侍女被主子退送了。大夫人就要安排新的合心意的侍女，再去伺候。

这是我第一次被主子强退，多少心中有点忐忑，不知道大夫人会是何种反应。

我心里轻叹。

冷不丁旁边却插进来一声惊疑：“紫蝶，你站在大夫人院子门前做什么？”

我抬起头，看见前方一个穿鹅黄衣裳的少女款款走来，离得近了，我认出来，是紫鸢，平日与我关系也算熟稔。

我冲她笑了笑：“我来找大夫人复命。”

紫鸢走近前来，目光上下看我，奇道：“你不是被派去伺候贾公子了吗，这时候复什么命？”

听到贾公子，我又不由苦笑。

贾公子，贾玉亭，今年的新科状元，暂时入住易园，状元公文采斐然，整日价捧着四书五经之乎者也，指名要求伺候的侍女，也得懂得一点学问。可惜，我就这么不明不白被退回来了。

这时，紫鸢的眼睛也已经掠到我手上的篮子，微微吃了一惊，难以置信低呼道：“紫蝶，你……，你怎么会被退了？”

我用手朝东厢一指，苦笑道：“那位爷看不上咱，嫌咱肤浅了，不能跟他吟诗作对，他看上了白莹。”

紫鸢张大了嘴，半晌才说出话来：“白莹？负责给状元公磨墨的那个粗使丫头？”

“贾公子说白莹能歌善舞，一眼就看上了她，说她是不可多得的好女子。”

紫鸢一副见了鬼的表情，道：“可你是大夫人指名去的，那白莹怎么能不顾你？”

我抿了一下嘴，一时也语塞。被大夫人指名，还能被退回来，这也真是丢人的事儿。

“贾公子因为什么说你肤浅了？”紫鸢问。

我有些为难地说：“他出了句诗，让我对。”

“你没对上来？”

我摇头：“对上来了，只是不符合状元爷的心意。”

紫鸢好奇心大盛：“他出了什么？”

“他说，断桥边，杏林风吹。我就对，杨柳岸，晓风残月。结果他说肤浅，说我小女子，满脑子都是些浮华的东西。”我无奈道。

紫鸢也有些惊异：“那白莹又对出什么深刻含义的句子了？”

我摸摸鼻子，道：“白莹说，古道旁，西风瘦马。”

紫鸾的表情，犹如吞了苍蝇，显然对于状元公不爱残月爱瘦马这个事实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惊愕和不解。

我讪笑：“贾状元公，那才思自然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紫鸾好半晌才回过神，吞了口口水说：“那，那你，不是太冤了？”

平心而论，我其实也觉得有点冤，就因为这样，不明不白就被退送了。可在易园，主子一句话就是圣旨，我再冤，又能怎么样？

我于是笑了笑，摇摇头。

紫鸾撇了撇嘴，片刻又有些惋惜地看着我：“唉，贾公子身份显贵，听说圣上都喜欢他的文章，其实你要能攀上这位爷，也算一个……”她的话又咽回去，眼珠往周围溜了一圈。

我了然，冲她笑笑。紫鸾似乎也自知失言，讷讷有点忐忑。

片刻，我听到院子内的哭声似乎越来越清晰，便不由插话问道：“里面到底是谁啊？大夫人为何训了这么久？”

紫鸾眼珠转了一圈：“你不知道？唉，那是石灵啊！据说是尚书的女儿，前天才刚被送过来的！”

这次换我诧异，我轻声道：“尚书女儿？那她怎么被大夫人训了？”

紫鸾道：“也怪她自己拎不清，不想想易园是什么地方，都到了这儿，还成天价摆千金小姐的架子，这不是招大夫人烦吗？”

我愣了片刻，看着她，良久才缓缓笑道：“你又是从哪儿打听来的这些事？”

紫鸾一笑：“不是我打听，这些都传遍园子了，都在说，就算哪家大人送女儿进来，也是送一个，还从没见过一次送两个女儿来的。而且又是尚书那样的显赫身份，所以大家都好奇这两个千金小姐是什么样的，也就你还不知道呢！”

我笑道：“哪个尚书呀，这样舍得。”

紫鸾撇嘴：“不知道，看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哪家好父亲会把女儿送去当婢女，而且这婢女，还是一辈子的。

“里面被训的石灵，是尚书的小女儿，可能平时在家最受宠，性情也骄纵。今天早上她当众顶撞大夫人，被大夫人直接叫到园子里，训了一上午。”紫鸾眼角上翘，竟似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我不动声色，余光往院子中瞥了一眼。刚刚被贾公子给退了，说不定等会里面挨训的人就是我自己，我还怎么笑得出来。

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紫鸢担心道：“紫蝶，你被贾公子给退了，一会儿，大夫人要是生气可怎么得了？听说大夫人最近正在火头上呢……”

我讪笑：“那也没法子了，已经被退了，我还能死赖着不走么？”

紫鸢嘴巴一动，还想说什么，那边园子旁的护卫看着我，冲我颌首叫道：“蝶姑娘，你进去吧，刚才夫人传话了！”

我赶紧转过身，一刻也不敢耽搁道：“是，这就去。”

我回过头冲紫鸢无奈地笑了笑，提起一边的篮子，低头急匆匆进了院内。

易园是不一样的园子，不管是哪家的女儿，一入易园，终身为婢。身份再煊赫，到了易园，削了贵籍，就是供人驱遣一辈子的侍女。

哭声越来越大，我转了个弯，已经到了大夫人门前。

我踏进大夫人房中，正好大夫人一巴掌甩在石灵脸上，怒喝：“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伺候人的婢子！也敢天天装高贵的样！”

我小心地瞥了一眼，堂堂尚书之女，十几年金尊玉贵，猛然跌入尘泥，被人踩在脚底下什么都不如。她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不过定然比生不如死差不了多少。

“我爹、我爹会把我接回去的！”

大夫人的目光好像锐利的毒刺：“做梦去吧你！”

石灵面现绝望之色，喉间发出凄厉的叫声，宛如杜鹃啼血，她攥着衣服，狠狠将脑袋往地上撞。生不如死，所谓失去尊严地活着，就是如此感觉。

我目不斜视走到大夫人跟前，大夫人看到我，突然抬起手，指着我，对地上石灵道：“你看看，紫蝶进来之前，还是堂堂相国的女儿，从未顶过主子一句嘴。你一个尚书千金就嘬瑟成这样，我告诉你，你今天就是公主之尊，皇帝陛下要是决定把你送到这儿了，我也照样在你脸上吐唾沫！”

大夫人声音轻缓，但在石灵耳中，显然是比刀子还要尖锐。

发现话题引到自身，我更加低垂头，免惹多余之灾。

石灵慢慢看了我一眼，看我这个曾经的“相国之女”，我却没有敢看她，捧起一盏热茶，我递到大夫人面前：“夫人，请用茶。”

大夫人接过，只是轻轻啜了一口，便盖上盖子。她瞥向石灵，目光寒意不明。

我想起易园前，很多婢女都是大夫人调教出来的，用同一种残忍的方式，碾碎每个女子的傲气，最终，将所有的娇贵化成卑微。

大夫人开口道：“你就和你姐姐一样，这段时间你就去伺候辛小爷，也让你们姐妹长长脑子！”

我看见石灵的脸上瞬间发了白，我闭了闭眼，又是辛小爷！终于想起来，那是易园最不好伺候的一个人，脾气怪异，主要是，还有侍女因为伺候不好他，而被易园的刑罚折磨，大夫人把石灵往那儿送，真不愧是大夫人。那我方才碰见那女子，多半就是她姐姐了。

辛亥，十三太保横练，年纪倒是三十多了，奈何长了一张细皮嫩肉的脸，为人又阴沉，人送外号辛小爷。石灵姐妹虽然进园不久，辛小爷的名号却是知道的。

大夫人一挥袖子，门外进来两个人，就把石灵架了出去。石灵似乎真的怕了，也不敢反抗，面容呆滞。

“贾公子怎么说的？”大夫人慢慢看向我，问道。

我敛下心神，回道：“贾公子很满意白莹的伺候，现在几乎十二个时辰都不让白莹离身边，夸白莹是才艺无双第一人。说是……有她就够了。”

“那你就被退了。”大夫人目光瞥了眼我手上篮子，无可无不可地淡淡道。

我垂眸：“是婢子没用。”

大夫人坐到了椅子上，手指触摸桌上的暖炉，眸子轻抬，看我一眼：“算了，也怪不得你。”

“是。”我不知是福是祸，只好僵直了站着，在旁一动不动。

大夫人瞥向我：“后天……嗯，有几位江南来的公子，他们正需要人伺候，我挑了几个人，你便也跟去吧，哪位公子看上你，你就跟着伺候他。”

我立刻敛裙：“谢大夫人。”

大夫人看着我的脸，面上隐约露出一丝模糊笑意：“那你去吧，今天就休息一下，贾公子那边既然交给白莹了，就不用管了。”

我点头，放下篮子，慢慢从房中退出来。

出来被风一吹，一身冷汗。和大夫人就算只是说短短几句话，也让我紧张万分。我已经很久没有再听过相国大人这个称呼了。

印象中的那个人，在我脑海中的印象也都只剩一个剪影。并且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我想起那个高贵的相国大人，似乎确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只要在燕玄朝，只要在中原，不会有人不知道当朝相国，皇北毅，在这世上，仅次于皇帝的，身份最高的一位男子。

甚至单从他的姓氏看，都是那么高不可及，具有与皇族比肩的尊贵荣华。

但是这些尊荣都被挡在易园门前，在门口那些盛开的紫藤花底下。易园这样的地方，来了就走不了。

食色性也

【第二章】

什么从江南来的公子，我倒是一点不知道。想来这也是大夫人的临时决定，在易园中生活，我几乎已经分不清春夏秋冬，外面的任何消息，仿佛都被一堵院墙隔成了两个世界。

易园中几日，人间已千年。

紫鸢很兴奋，晚上在大夫人指定的小院里休息时，她拉着我说了半天。说这次江南来的几位公子，如何如何有名望，在外面都是风靡一时的人物。

我只是不停点头附和，反正不管多有名，在我而言，也不过是一群陌生人。最后我迷迷糊糊睡着了，耳边的叽叽喳喳才渐渐消停。

紫鸢估计一宿没睡，大清早拖着我去穿衣梳头，又揪着我排到队列里，她把所有朱钗都插在了头发上，打扮的像只彩凤凰。看她兴奋的模样，就没见过伺候人还有这么上杆子的。

可以看出大夫人对这些客人的重视，今天来的侍女，都是个顶个的优秀，我只是稍稍瞥一眼她们的衣着和气度，就知道肯定是大夫人从西苑特意挑来的。我站在里面，越发不显眼。

那些华服公子都端坐在椅子上，就好像在捡白菜，那目光，从面前女子身上掠过。漂亮的自然最快被挑走了，什么江南公子，天潢贵胄，到底逃不脱皮囊二字的迷惑。食色，性也。

大夫人亲自坐在旁边观看，舌灿莲花，“刘公子好眼力，双儿是我们这儿最乖巧的丫头！”

“陈公子好眼力，梦秋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丫头！”

“江公子眼光独到，我们最聪明的小莺都被您挑中了！”

……

只有我没人挑。

我夹在一堆人中间，周围的人一个个被领走，紫莺也在后面被带走了，整个房间逐渐变得空落落的。

不期然，我便是最后一个被剩下的。

房间有片刻静默，冷不丁听到一声风流婉转的笑语，含着低低笑意，清朗和润：“刚才的几个侍女个人比花儿娇，什么时候竟出了个这样的丑丫头？”

我微微发愣，好半晌才有些反应。这分明是在说我吧？

大夫人的声音响起：“这丫头……书读得还行，前些日子让她伺候状元爷的。可惜，状元爷没看上。”

那声音又笑：“哟，可是……这张脸，确实也够让人瞧不上的。状元那样潇洒的人，只怕需要美人常伴左右吧。”

大夫人划着茶杯盖，说道：“玉公子，若是不满意，老身可以再换一批上来。”

我的心提起来，半晌却没有听到动静，我的眼底下慢慢出现一双鞋子。我感到一股压力，似乎有人俯身到我的耳边，不一会儿我听到那丝浅笑声，低低传入耳内：“看你这么可怜没人要的，如何，跟爷走吧？”

我瞬间惊了一惊，脚差点控制不住向后退，被我生生止住了。

我心想到底是哪个猥琐的人这样可恶，抬头一看，却愣了愣。

面前只剩下一位男子，身形堂堂朗朗，品貌绝佳，手握一把扇，端的是一身贵气风流。我被他腰间那块明晃晃的大玉佩闪得花了眼，头有些犯晕。

那男人见我抬头，似笑非笑—双眼里更多了些玩味。“似乎还有些胆色，不错。”

大夫人似乎看了我一眼：“这丫头不是顶好，别委屈了玉公子。”

我赶忙又低下头，我听到扇子开合的声音，一阵大笑声钻进我的耳朵：“不用费力，在下最不怕委屈了。就是她吧。”

大夫人终于说道：“那好，紫蝶今天就和玉公子过去。”

我这才像是缓过神来，再次抬起头，看见面前人早已大步流星走出了门外，只余一缕风流倜傥的背影，如流水行云。

我晃着有些眩晕的脑袋，脖子累得发僵。

“那是扬州来的公子，顾玉遥。为人潇洒倜傥，你要好好伺候。”大夫人慢慢说道。潇洒倜傥。大夫人说得比较客气，说白了不过就是风流浪荡。易园来的一些年轻公子，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性格。

我赶忙转身应道：“是，婢子一定不负夫人所望。”

接下来就是循例叮嘱了我几句，后面，大夫人似乎还要说些什么，这时管家来找，有别的重要事情，大夫人便离去了。只觉得大夫人离去时看我的那一眼，意味深长。

我自然琢磨不透大夫人的意思，兀自沉思了半晌，也只得慢慢走回去。

傍晚，我收拾好东西，慢慢来到北苑小廊上，四年时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易园。这里的九曲回廊，我走得甚是习惯，如果你曾四年都在同一个地方度过，我想，那个地方即使再难走，地形再复杂，也总能熟记于心。

到了顾玉遥的小院子，我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发现静悄悄的没有人。院子里几株茶花凄凄冷冷地开着，我疑惑地来到门前，敲了几下门，半刻，依旧是没有人应。

“玉、玉爷？”

我小心翼翼把门推开，这间小院位置比较偏，屋内没点灯，竟有些昏暗。书桌旁，隐隐一个人抚额坐着，长袖宽衫，听见门响，转头向我望过来。

我定了定神，开口道：“玉爷，婢子是来伺候您的。”说着朝前一跨，竟然脚下绊在门槛上，差点脸跌到地面。

“哧……”一声轻笑，又是中午那笑声，轻浮，有点微惑。他伸手一推，桌前的窗户被打开，阳光照进来，将他清晰地显现出来：是顾玉遥。

他伸伸懒腰：“来伺候我的？”

我狼狈地爬起来，慌忙点了下头。

他忽然看向我，似笑非笑地勾了勾手指：“过来。”

心里有些犹豫，但我还是慢慢走了过去，手中拿着我的小白包袱，一点点站到离他三尺远的地方。

“叫什么名字来的？”

“回玉爷，婢子叫紫蝶。”

“紫蝶？”他轻笑一声，“名字真够土气的。”

我没接话。

他又来一句：“本来人长得就够难看了，名字还这么俗，难怪贾状元不要你。”

一瞬间，像是有热流过耳，我竖着脖子道：“婢子自打来这儿，就叫这个名儿，这名字是大夫人取的，婢子觉得挺好。”

他一伸手，立即托起了我的下巴：“我听说易园训女极严，你这样的性格，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也迅速自悔到了失言，马上严肃表情，唰地低下了头。

“怎么，对爷我不满意？”

“婢子不敢。”

我越来越摸不清这个人的喜怒，心里暗叹可别让我遇见个脾气古怪的，那运气也太差了……

他却似乎觉得更有趣了，故意抬着我的脸不放，目光肆无忌惮在我脸上扫，我又不能低头，只好忍受。“玉爷，婢子知错，婢子下次再也不会顶嘴了。”

有时候，果断认错未尝不好。

可没想到这位爷明显不吃这套，他皱了皱眉，道：“什么玉爷、鱼爷的，你就不能换个别的中听的叫法？”

“顾爷……”

“姑爷？”

“顾公子……”

“什么公子不公子的，咬哪门子斯文！”他的手指松开我。

我心里骂道：不知道我一板砖拍你脑袋上你满不满意？自然是想归想，付诸实施还是算了吧。

顿了一下，我慢慢上前几步，凑到他耳边低低叫了一句。

他的身体微微一僵，随即露出笑，说：“不错，这个称呼我喜欢。”

我赶紧笑：“爷您喜欢这个称呼，以后在屋里没旁人的时候，婢子就那么唤您。但在有人的地儿，还请您担待婢子不能这么叫，婢子还想多活久一点，请爷体谅。”

他嗤道：“放心，爷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你既然让我高兴了，爷自然会罩着你。”

我心想靠你罩也有点太不靠谱了，嘴上还是恭敬道：“爷要是满意了，还请在大夫人面前美言几句，以后婢子的日子也好过一点。”

他意味深长看我一眼：“你放心，爷别的不会，夸人最擅长了。”

我继续毕恭毕敬：“多谢玉爷。”

于是，皆大欢喜，拍马屁与被拍马的，双方都很满意。

当侍女就是这样，见什么样的主子，说什么样的话。其实只要主子心情好了，别的也不用想太多。

我见总算把这位爷捣腾舒坦了，马上趁机道：“爷，您看天色不早了，不如婢子去给您铺床吧？”

他嘴角玩味地一勾：“很好，去铺吧。”

我马上转身到床榻边，将一叠被子整理开来。铺床的时候，背后一直有一双眼睛盯着我，那我倒不怎么在意，自来被人盯惯了，也不觉得不自在。

铺好后，我转身，垂手恭敬道：“爷，好了。您可以休息了。”

他慢慢站起身，抬脚走了过来，目光若有若无在床榻上扫了一圈，道：“我听易园不少的婢女，之前都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你以前叫什么？”

我后退几步，脸上有些木然：“回爷，婢子进来好多年了，以前的名字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顾玉遥挑了一下眉，似笑非笑道，“那你谁家的孩子？”

我看了他一眼，见他满怀兴致的眼眸定在我脸上，我一凛，垂首慢慢道：“易园并不是所有的侍女都来自高门大户，有些出身也很普通，玉爷大可不必这样好奇。”

他冷哼了一声：“你们易园规矩倒是大，怎么，这也是不许说的？”

我默然道：“请爷不要为难婢子。”

顾玉遥眼露不屑，冲我一摆手，说道：“行了，你出去吧！”

“是。”我看他一眼，慢慢走出房外。

等到晚上的时候，我看着天色，到伙房那儿打了一盆洗脚水，端着慢慢走进了院子。屋内依旧没有点灯，床上顾玉遥竟像是已经睡着了。

我晃了晃火折子，把桌上的油灯擦亮，便把盆放到了桌面上。

顾玉遥这时忽然睁开眼，一瞥看到是我，冷道：“你进来干什么？”

我平静开口：“爷，婢子给您打来洗脚水了。”

他的目光，缓缓移动到桌面上，那盆水还冒着热气，是刚才伙房的张师傅新烧的热水。他笑了一笑：“你伺候人还挺在行。”

我没答话，上前去拧水里的布。易园侍女别的都不会，但一定会伺候人。这是生存本能，就像做生意的需要技艺傍身一样。

抬头发现他靠在床头看我，见状一扬眉，轻笑：“你要给我洗？”

我低头回了“是”，一边将脚盆放到地上。

站起来，我去给他脱靴。他忽然一把隔开我的手，盯着我道：“爷不爱别人给

我洗脚。”

我望进他眼底，看他两眼半眯，片刻，我侧身道：“那么爷，婢子就在一旁候着。”

他没再说什么，自顾脱了靴子，潦草地洗了一遍脚，便拿出来。

我捧着干净的擦脚布上前，抬头看了看他，他也看了看我，猛地把布拿过去，擦干了脚，就丢回给我。

我道：“请爷今晚好好休息。”将毛巾挂在边上，我端着盆朝门口走去。

背后却蓦然传来一声笑，顾玉遥说道：“我听说易园的侍女，甚至可以十二个时辰伺候主子，不离身边，怎么，你现在就走？”

我顿住了脚步，慢慢回头看他：“爷，那是西苑的侍女才会做的事，婢子不属于那边。”

他嘴角轻轻笑着，只是用那双幽深的眼睛盯着我，不说话。

我沉默了半晌，还是慢悠悠道：“而且，西苑的侍女晚上伺候主子，也只是在外面为主子守夜，如果爷需要，婢子也可以这么做。”

顾玉遥笑出声，摆手道：“算了，看你这勉强的样子，倒像是爷委屈了你似的。你去睡吧！”

我躬了躬身，慢慢出门，反手将门带上。

外面风有些凉，我捂了捂发烫的脸，慢慢走向自己的小院。今天开始，又有主子伺候，我得想法子再弄清楚新主子的脾性，就和以往无数次一样。让主子满意，是易园的婢女都要做到的事。